



那块遥远的红土网球场

常荣军

在我国,规范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,大多属于舶来品。虽然有些项目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雏形,如蹴鞠之于足球,捶丸之于高尔夫,等等,但传统与现代,毕竟不可同日而语。

当下,在各类舶来的竞技体育项目中,我国有不少实力雄劲,可与其他国家运动员相较量的项目,有的极具统治力,争金夺银,如探囊取物,不遑多让。有的项目,则是马尾串豆腐——提不起来!也有一些项目,虽然关注度高、投入很大,但屡战屡败,屡败屡战,如孔夫子搬家——尽是书(输),让国人面有赧然。1月下旬,看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——萨巴伦卡与郑钦文的女单决赛,在感慨郑钦文屈居亚军、虽败犹荣之时,蓦然想起多年前看到的一块有100多年历史的红土网球场。

这块始建于20世纪初的红土网球场,不是建在繁华的都市,而是位于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滇越铁路碧色寨火车站旁。记得走近球场时,球场处于“荒芜”状态,没有修剪和维护。球场四周,灌木相拥,绿荫叠翠,野花间杂,时有蜂蝶飞舞。球场边竖着一个简易篮球架和一块用中、英文介绍球场简要历史的木牌。球场上,球网低垂,场地上有些杂乱,但边线、端线等清晰可见。球场历经百余年的历史沧桑,仍然完整留存,令人不胜感叹。虽然其长29.3米、宽16米,在规格上与现代标准网球场的长36.6米、宽18.3米有所不同,但稍作修整,仍可使用。据报道,经过有关方面的深入论证,这块球场被认定为“中国第一

条红土网球场”。2023年3月30日,举行了认证和揭牌仪式。

蒙自市碧色寨的这块红土网球场,其时也远,其地也偏,但可以说是中国现代体育发展史的一个鲜活例证,亦是近代中国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和知识、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互鉴的一个鲜活例证。

人类生活在一个地球村。世界是多元的,多元的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的交流互鉴,厚实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方位的,涵盖政治、经济、安全、发展、文明、生态等多个领域。这个共同体之中,自然也包含体育和体育文化。

体育是全社会、全人类的共同语言,承载着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。现代竞技体育,奥林匹克运动,是地球村的世界语言。在竞技场上,不论运动员是何种肤色,操何种语言,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及管理模式之下,都遵循奥林匹克“更高、更快、更强——更团结”的精神,都遵守一定的竞赛规则。

东西方文明的交流,有时是血与火相伴的硬碰撞,有时是歌性的交流。而经过蒙自市碧色寨红土网球场带到中国的网球运动,在其初始阶段,似乎两者兼而有之。

19世纪末的中法战争,法国“不胜而胜”,大清国“不败而败”。1903年,法国迫使清朝政府签订《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》。根据该标准网球场的长36.6米、宽18.3米有所不同,但稍作修整,仍可使用。据报道,经过有关方面的深入论证,这块球场被认定为“中国第一

一条命。”滇越铁路修筑期间,法国殖民者对中国筑路劳工进行了极其野蛮的奴役压榨,有约10万中国劳工献出宝贵生命。铁路建成后,成为法国插在中国身上的一根血管,源源不断掠夺中国的资源。

西方列强的入侵,使一些爱国知识分子、清朝爱国官员从“天朝上国”的梦幻中惊醒,他们开始开眼看世界,关注时局,探索新知,寻求强国御侮之道,同时也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。随着滇越铁路的建成,碧色寨火车站及周边一时“繁荣”了起来。时至今日,碧色寨火车站仍可使用,周边仍有不少法式建筑的遗存。比如,火车站的站房和大钟、水塔、警察局办公用房、酒店、咖啡馆等等,虽然历经百年风霜,但仍散发着异国情调、时代印记,如同滇越铁路绵延不断的轨道一样,烙印着历史的风云、时代的变迁。而法国人从西方运来红土修建的网球场,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。

中国现代竞技体育,是随着清末民初国门的被迫打开而从无到有、逐渐引入、逐步发展起来的。但现代竞技体育引入,并没有直接振奋中国人的精神。中国人将“东亚病夫”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,真正站起来,在精神上独立起来、强大起来,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。从“无”到“有”,从“有”到发展起来,到真正成为体育大国、体育强国的过程中,有的可能是偶然因素,如因修筑滇越铁路带来的第一块红土网球场。但偶然中注定有必然的因素。只要这些项目能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,就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。也就是说,项目的从“无”到“有”只是形式上的,而社会基础的从“无”到“有”更有实质和长远的意义。

这些竞技体育项目在中国发展的基础,是物质生活的丰富,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,是人民群众对健康、对运动需求的提升、层次的提高,这就是这些项目的社会基础、群众基础、物质基础、文化基础。如同“弱国无外交”一样,积贫积弱的旧中国,在没有摆脱欺凌、战争和饥饿的前提下,不可能推动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。而今天,我们更加懂得:没有全民健康,就没有全面小康;人

民健康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,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的根基。建设健康中国,需要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和锻炼。

行文至此,又想起了两件事。一是有次在北京某寺庙参观时,在生活管理区竟然看到一块露天硬地网球场。二是在网络上看到一条图文并茂的信息——“背篓网球少年”。

一块100多年前的红土网球场,出自法国人之手;一块寺庙里的网球场,来自僧人和管理人员之手。两块球场,看似毫无关联,却是一项舶来的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在中国的开花散叶,却是体育文化在中国的生发开去。一个来自云南大山里的少数民族少年,古铜色的肤色上笑意盎然,身上背着竹篓里装着两支网球拍。文字介绍说,这个名叫王发的少年,曾经获得全国青少年网球巡回系列赛广州站冠军。大山里的少年因网球一路逆袭,开挂人生的励志经历,又何尝不是对网球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注释,何尝不是对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关系的诠释。由此延伸开来,任何一个体育项目,如果只是会员制的、小众的、少数人的,如果不接地气,没有社会大众的喜好和参与,“一枝独秀不成春”,是很难真正发展起来的。体育的本质,是文化。

属于世界四大网球公开赛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,是红土球类赛事,创办于1891年。红土网球场由于用材特殊,维护成本高,较之硬地网球场少。北京举办的中国网球公开赛,上海网球大师赛,都属于硬地网球赛。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,随着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,现在一年四季常规的各类网球赛事很多,这是网球爱好者的一大福利。联想到近年来火爆的村BA和村超,我突发奇想,如果在蒙自市碧色寨这块有100多年历史的红土网球场上,创办一项由有关选手参加的正式比赛,是否有意义?是否可以展现这项运动从血与火的历史中走来,在当代结出公正、和平竞赛成果的意义?是否可以展现这项以前只有少数人参加的运动,在今天早已“万紫千红总是春”的意义?是否可以展现这个具有独特历史印记的球场,在今天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意义?此时、此地、此赛,值不值得期待?

“糝”,在《新华字典》里有两个读音:第一读shēn,泛指各种谷类碾成的颗粒;第二在方言中读作sǎn,专指煮熟的米粒。而在鲁、苏、豫、皖四省交界的相当一大片区域,糝字却读sá,特指由动物骨头佐以麦糝熬制的一种肉汤,系京杭运河中段沿岸颇负盛名的传统名吃。在当地林林总总、五花八门的各种饮食招牌中,“XX糝汤”的幌子比肩接踵、格外抢眼。但凡新来乍到的外地人,十有八九准会发错读音。

既不属异体字,又不归于方言,“糝”字何以读sá?这或许要从当地流传的几个不同版本的民间段子谈起。在鲁西南一带,传说是乾隆下江南时,随行妃子患了热症,水米不进、茶饭不思,地方官员献上糝汤,妃子吃后不仅胃口大开,而且病情迅速好转。乾隆问:这是啥?官员们讳于皇帝的金口玉言,不敢说shēn,立马迎合改口为sá!从此,“糝(shēn)”就有了sá的读音。到了临沂,却另有一说:道是当年一对贫困夫妇经常得到王羲之接济,有次羲之患病,卧床不起,夫妻二人急忙将自家下蛋的老母鸡杀了,用祖传秘方熬了一锅汤送去,王食后顿感气爽神定、不日康复。为表谢意,大书法家信手写下“糝汤”二字。乡下人不识字,顺口以sá汤称之,由此开店谋生,把sá音叫响。到了安徽东北部,传说变为:乾隆夜闻微服私访,一时饥饿难耐,向一农妇求饭。农家正巧炖了一只母鸡,见求食者众,随手在汤里加了些麦糝同煮,乾隆食毕盛赞不已,询问是啥?妇人答曰sá汤;再问sá字写法,村妇无以对。随行的大学士纪晓岚,看到天子在前、天上有月,灵机一动接言:此字当是月字旁,加一天字头,下面一个非字(意为天子月下救命汤),无形中硬造出一个所有词典永远也查不着的生字来。为表明此说可信,可拿宿州一带依然到处悬挂的“臙汤馆”为证。当然,今人对此也有新型诠释:取其“天天熬、月月熬、非一日之功”之谓也。不管这些坊间传说合理与否,糝字读sá,就这样约定俗成地被当地固化下来。

糝汤究竟起源何时,史志不载,我们无法断言。仅凭想象猜测:把植物类的谷糝与动物类的肉汤掺配一起混吃,若不是源自肉食十分紧缺的远古年代,就是传自于以畜牧为主的草原或西域。无论出自何处,当年借助某些稀缺的肉食食材与主食搭配,让口感更丰富、营养更均衡,抑或是把本来并不宽裕的食物加水混煮,以变相膨胀的数量增长来换取饱腹的生理愉悦,其中倒也蕴含着极为深奥的生存智慧。即使到了物质相对丰盈的岁月,尽管主副食的分工日渐明晰,但传统的烹饪方式,依然作为一种饮食习惯牢牢地保存下来。

过往的糝汤什么样,无实物稽考,更不敢妄猜。但现今市面流行的糝汤做法,绝不是字面上理解的谷糝与肉汤的简单混合,而是别出心裁地把肉汤煮法与民间水冲鸡蛋相互嫁接,进行了全新的重组与再造,让糝汤与传统的鸡汤、羊汤、牛肉汤等有了更加个性化的实质差别,进而成为鲁、苏、豫、皖交界地段独一份的特色小吃。

其实,肉汤和鸡蛋水同属当地流行的两种不同餐饮方式。肉汤不必说,鸡蛋水更是一种极其平常的民间饮食。无非就是把一颗较为新鲜的生鸡蛋敲破放进碗里,加少许香油、食盐(或白糖)与蛋液一起打散搅匀,然后用滚烫的开水猛冲下去,让蛋液瞬间变成满碗的蛋花。因为香油极易被鸡蛋吸收,所以蛋花的腥气,又极大提升了蛋汤的口感。这种极为简易且便于操作的饮食方法,既可快速为急于上班的早起人群补充能量,又是民间惯用的医治咽干口燥、食欲不振的败火良方。说到底,糝汤,就是把普通家庭日常生活的开水冲鸡蛋,升格为较为高档些的、用精心熬制的骨头汤冲鸡蛋的另一类汤饮方式。

各地糝汤烹制的原材料和方法大致类同。大抵都是:头天晚上将所需牛羊骨头(有些店也加猪骨)及块肉、或是鸡架与白条鸡洗净,滤去血水后,置入特制大锅中加水烧开,撇去浮沫后,放入葱、姜以及由花椒、大料、丁香、小茴、桂皮、苹果、黄芪、党参、枸杞、陈皮、辣椒等佐料填充的布包,大火煮两个时辰左右,加麦糝并续水,待大火煮沸,麦糝溶解即将需锅的时分,改文火再煮1-2个钟头,其间,肉块或整鸡适时捞出备用。糝汤熬制全程须锅盖紧闭,尽量减少香气流失,出锅前,必须添加少量胡椒及鸡精。售卖时,汤锅要始终保持沸腾状态,先在碗里打散生鸡蛋,然后以沸汤浇注,汤面点几滴香油,撒一撮姜

市来的,请允许我,临时性精神分裂。

该死的蜻蜓,请不要叫我疯子;如果我是,你让我全城百万兄弟,情何以堪!

下渚湖,看见一片红梅

这片红梅出现在下渚湖的西岸,绝非偶然,但是连蜜蜂,也说不出原因。花香过于黏稠,每一群蜂,都飞得艰难。

三月,阳光虽然下得猛烈,但是密密麻麻的红色,全能接在她们小小的掌心。

我现在就坐在红梅树下,我的心是红梅里的一朵。我静静酿造自己,红不容易渗出一丝诗意,立刻就被蜜蜂吸走。

这片红梅的出现绝非偶然。依我估计,是下渚湖长成少女了。新娘娘准备出阁,发髻需要一点颜色。

三月,从雅安到汉源

这一路,就数油菜花多情。油菜花一刻不停挽着我,将我的心情灿灿地一路抛洒,近的抛在路边,远的撒到山边;更远的,摆放到天边。

因为不能打开车窗,急得花香,一阵阵敲我玻璃。

车轮旁的油菜花,都看得清身姿。她们穿着绿色紧身衣,一排排站得挺拔。好像雅安到汉源,一路都是T台。

坡上的那片油菜花,都善于爬山,一群比一群爬得高。最高的一块,不小心碰着了云,花上的蜜蜂,顿时四散为飞鸟。

这一路,就数油菜花多情,直接把明晃晃的太阳,铺进了我心里;知道前些日子,一直细雨霏霏,不寻常的岁月经常抽泣。

那么,我的心,就吐穗了,射出长长的金色光线,从雅安,一直到汉源。

那么,就掏一块手帕,递给时代:有农民与女人在,担心什么?有大地与油菜花,在担心什么?

糝与糝汤

云德

末、香菜之类,即可大功告成。

然而,鉴于地域饮食习惯和传统流程的不尽一致,具体做法也有些微差异。扼其要者,至少就有清汤、稀稠之分。一般说来,在山东临沂、枣庄、菏泽以及江苏的徐州等地,糝汤大抵保持着早年的“肉粥”模样,多为混汤;若是麦糝放少熬出的汤不够浓,出锅前店家还会勾上一些水淀粉,出售时再往汤里加些鸡丝或肉片,保证糝汤有足够的黏稠度;配汤主食多以油条、馓子和烧饼为主。而我们老家济宁的糝汤店,则以清真居多,基本以清汤示人;考究的招牌老店,牛、羊糝汤多用大麦仁为辅料,鸡糝则以小米为辅料,进锅前会以纱布包装,熬制时既能让麦米开花溢出淀粉,又防止糝粒入汤影响口感,出锅前绝不勾芡;调味的胡椒必须是白的,葱要切丝,一般不放香菜;如若加肉,则另盘盛放,确保汤色乳白且清亮;配汤的主食以发面汤饼为主,力求尽可能降低早餐的油腻感。淮、豫北部交界地的糝汤,似乎介于二者之间,半清半混,混汤居多,通常会把各种附加配料直接投入汤中,多以烧饼、包子和油条作为配餐主食。

各类动物骨头和块肉由于历经长时间熬煮,不仅有效法除了原料固有的腥腥之气,而且还把动物骨髓及配料中的各种有机物大量渗入汤中,无疑成就出糝汤浓香四溢、味美诱人的核心诱惑力。春秋季节饮用似可温中补阳、养血益气;夏天适宜中医以热制热的药理,益于通窍消渴、开胃去湿;冬季饮用愈利于祛风除寒、调养滋补。故而,一年四季,都受到普通百姓的喜爱与欢迎,名牌老店更是接龙排队、供不应求。

说来惭愧,作为在地居民,自己对糝汤的真正认知却从离家30年之后方才开始。记忆中,年幼时曾坐叔父的铁牛车去远郊的农场运粮,时值盛夏,敞篷车酷热无比,一路上挥汗如雨、汗流浹背,在几近饥渴又饿的极限点上走进一家糝汤店,未等服务员把汤碗放稳,我就急切中喝了一口,瞬间嘴唇被烫出个燎泡来。这顿饭,不仅没留下什么美味印象,而且自此与糝汤绝缘。读书后,虽然认识了糝字,但从未把糝与sá挂起钩来。望着满街的“糝汤”招牌,心里一直觉得那肯定是卖玉米糝粥的店铺。贫寒年月,下馆子是难得的生活改善良机,谁会去花钱喝家庭三餐不离的玉米粥?所以,从来没有进过店门。直到退休后回乡探亲,与几个中学同学相约早茶,按照事先给定的门牌号,走进一家糝汤馆,猛然发现:此“糝(sá)”,决非彼“糝(shēn)”也!“糝汤”不再是想象中的玉米渣粥,这才平生第一回把糝与sá音联系到了一起。恰是这次的早茶经历,让我一改曾经的不快记忆,从此变成糝汤的铁粉顾客,每次回乡,必定不断去照顾糝汤馆的生意。

不过也有例外。前年疫情时因回京急于排队做核酸,匆忙中随意进了一家路边小店。一碗糝汤喝过,一整天口干舌燥、肠胃不适,咨询行内友人,告曰糝汤问题。据说一些不法商贩为缩减经营成本,根本不用或用极少骨头熬汤,改用所谓“浓缩骨汤宝”之类的化学制剂勾兑糝汤,不仅营养全无,还会给身体带来伤害。有了这次教训,从此再也不敢轻易到不熟悉店铺去喝糝汤。由此想到,面对市场上良莠不齐的化学调味品、添加剂之类的泛滥成灾,人们无法不对当下的食品安全和百姓的饮食健康,生生地捏出一把冷汗来。

华夏夏

全国政协委员 刘广作



春天就这么活泼泼地来了

黄亚洲

三月,桃花燃烧

真是惊心动魄一刻,白堤上,所有的桃树都开始燃烧,有的火大,有的火小。春风的扇子,一直以不快不慢的频率煽动,全部枝丫都在蹿升火焰。

飞蛾的蝴蝶与鸟雀,均以灰烬的形式出现。

春天大规模来袭的警讯,每一次都由桃树发出。白堤上,烽火台乱成一团。

每当节令以如此惊心动魄的样式出现,我的冲动便脱去了外套而变得不可理喻。大火之中,我发疯般地蹦跳,同时申请成为凤凰。

只要江山能改换季节,我宁愿做灰烬、做灰烬之后的鸟,一屁股坐定桃花的火海。

丰潭路上的桃花

桃花无端地就把一条路染红了。阳光大一点的话,还敢把颜色泼上住家的阳台,害人睡不着春觉。

白汽车蓝汽车都要快点开,不然满脸通红的,都像酒驾了。

沿杭州丰潭路走,再长也不觉累;每一步,都是艳遇。

真的,三月下旬,人啊汽车的,都不要往丰潭路走,不然你要误事。历史被桃花腰斩的,太多了。

油菜花

一定是,为了缓解淘金者的烦

躁,每年四月,燕子一剪彩,这大片的金矿,就呼啦啦地从地下自动跑上了地面。

随处可捡金子,或许,共产主义就是这样的。纯度很高,春风一亩一亩检测,哪一亩都是零点九九九九。

它们反打着光,竟把太阳也染成了金色,仿佛,太阳的纯度,本来也没这么高;也把一群群的蜜蜂染成了金色,蜜蜂跟我一样也是淘金者,但蜜蜂更厉害,将手,直接伸进了金融机构的核心层。

我整个下午都在金库里走,感觉自己从没这么富裕过,而且,还不是虚妄的富裕。走进四月江南的人,哪个,不愿在此刻出手,毅然,进行大把大把的人生投资?

女士们先生们,这才叫过日子!

嗅着自己的心跳

嗅着自己的心跳,竟然,嗅到了白玉兰和紫荆的清香,好生奇怪,竟然还有栀子花,还有海棠!

好生奇怪,一个已不适合恋爱的年龄段,我的心跳,怎么会,响起嗡嗡的春蜂?

春天这么热闹,满树铃铛被阳光摇晃,这也是我沙哑的羞涩吗?

好生害怕,这个反常的季节里,蜂尾的毒针偏偏对准了我,既如此,那么,就进来吧,姑娘们,不用翻墙,也不用钻洞,这满园的春色,已禁止我设置门票。

好生奇怪,一个寒风中钢打铁铸的人,一到四月,怎么就成了落

花流水之徒?

够了,江南三月,江南四月

三月江南,四月江南,植物集体疯了。脸色通红的风驮着上百条彩虹,凡树木,见着就扔去半条。

红柳一点火,大地,整片地烧。

我的人啊,你又在哪里?我追着彩虹跑,半脸红,半脸紫;真不怨我,所有的全疯了!

柳枝四面八方转圈,马鞭一样打我。我怎么,就没有了方向?

我知道我与植物不相通,我没有花蕊,只有泪腺,连蜜蜂都不愿做我的红娘;怎么办呢,就看这世界空空烧着,我却无米下锅。谁定的日历啊,一年里偏要有三月,偏要有四月?

我的人啊,你究竟在哪里?整个三月,整个四月,难道我放出的蜜蜂,都还没蜇过你吗?

春日之癫狂

七分花香,三分草香,这种比例的诱惑,终于在四月的这个早上,将我击倒。

我仰卧。阳光扑上来,跟我一起痉挛。

不光是露水无礼,蒲公英也敢飞过河来骚扰。可恨的是蜻蜓,竟用他的大翅膀,搨我耳光。

阳光推着翻滚,还用它偷偷怀藏的花粉,呛我。

我一遍遍揪住大自然的衣领吼叫,你为什么如此厚待我?风一遍遍掸开我的手,说够了够了。

对不起,我是从一个雾霾深重的城